

Zheli de Xiaoyuan
Jingqiaoqiao

这里的校园 静悄悄

郝春霞 著

这是一本**反映**农村学校教育现状的小说，
数的巨大压力下，
老师和**孩子**们都**失去**了很多，很多……

APP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这里的校园 静悄悄

这是一本反映农村学校教育现状的
小说，在分数的巨大
压力下，老师和孩子们都失去了很多，很多……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这里的校园静悄悄/郝春霞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3.5

ISBN 978-7-5396-4088-4

I. ①这… II. ①郝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
I247.5



出版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徐家庆

封面绘图:王超

装帧设计:徐睿

内文插图:蒋辉明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 63533889

印制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4456946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9 字数:200千字

版次: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18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这里的校园
静悄悄

ZHELI DEXIAOYUAN
JINGQIAOQIAO

目录

第一章 一点爱恋 / 001

第二章 尴尬的考试 / 013

第三章 失败的补课 / 031

第四章 她有些无奈 / 046

第五章 快乐那么遥远 / 066

第六章 教师真难当 / 084

第七章 无语的爱 / 115

第八章 深夜迷情 / 142

第九章 有谁知我苦 / 162

第十章 诱人的荣誉 / 193

第十一章 风波又重起 / 209

第十二章 难熬的六月 / 229

第十三章 考卷里的水分 / 252

第十四章 这里的校园静悄悄 / 274

第一章 一点爱恋



爱情似乎在不经意之间悄悄来到了她的身傍。

二十岁的柳小琼在一个秋日的下午，猛然意识到，一个叫做“爱情”的东西，出现在她心里。

那天，暖暖的阳光照耀着鄂西北一所农村小学的校园，杉树林枯黄的叶子在微风中摇晃着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一阵铃声响起，朗朗的读书声停止了，老师们挟着教科书走出了教室，随后孩子们无精打采地走了出来，有的无聊地向远处望望，有的站在走廊上聊天，有的结伴向厕所走去……只有低年级的小朋友，才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，但老师立即板着脸训了他们一顿，他们立即斯斯文文地玩起地上的小石子来。

这是个大课间，时间是 20 分钟，本来是做眼保健操的时间，但在偏远的农村学校，这项内容被省略掉了。

操场上，万毅和几个高年级同学正在玩皮球。他们把皮球踢得高高飞起，然后蹦跳着去抢，抢到球的同学又把球踢飞，大家再抢，要保证球不落地，一落地，一局就结束了。

绿色的皮球在操场上飞来飞去。孩子们为了不让球落在地上，或脚踢，或手顶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啊，真有意思！

有些学生的目光很快被皮球吸引住了。他们纷纷向操场走来，

先是饶有兴致地看着，可看着看着，脚不听自己使唤了，就不由自主地参与进去了。开始是高年级的同学，接着是低年级的同学，最后就连一年级的小同学，也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，快乐地跑来跑去。

这个游戏，渐渐地，便有了声势，动静越来越大，校园的操场上，飘荡着孩子们的欢笑声。

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的老师，放下手上的笔，来到走廊，笑眯眯地望着操场上嬉闹的孩子们。

柳小琼站在办公室门口朝外望去，一眼就看见了操场上奔跑的万毅。

身材高挑的万毅站在孩子们中间，犹如一只老母鸡带领着一群小鸡。额上的头发，随着他的奔跑跳跃而一耸一耸的，整个人便显得那么飘逸。

柳小琼望着活力四射的万毅，心中最柔软的地方，“突突”地跳了几下，她意识到自己对眼前的这个万毅有些“怦然心动”了。

其实，这个叫万毅的青年男教师给柳小琼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好。万毅除了一双酷似印度男人的深邃而迷人的眼睛外，并无什么特殊之处。他说话嗓音尖厉，有点令人讨厌。然而，开学近两个月了，万毅尖厉的嗓音给柳小琼带来的不快已经消失。眼前万毅与学生玩耍成一片的热闹场景让柳小琼的心“咯噔”一跳。

女教师孙丽平推了推柳小琼，说：“哎，小琼，你说说，万毅咋这么有娃娃缘呢？你看，娃娃们多喜欢他。”

柳小琼羞怯地笑笑，答：“嗯。”

男教师陈海峰说：“万毅是个有童心人啊！”

孙丽平由衷地说：“小学教师就得有童心，有爱心，否则，就不是合格的小学教师。”

柳小琼羞怯地笑了笑，又“嗯”了一声。

柳小琼微微地笑着，笑容里含有自豪。

陈海峰的脸红了一下，但他旋即又恢复常态。他附和说：“是是，以后要多向万毅老师学习。”

柳小琼眼神飘忽地望着操场，盯住那个跑来跑去的高大的身影。尽管离得这么远，柳小琼仍然看见了万毅额前汗湿的头发。

运动的男人最美。

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这句话。柳小琼此时深有同感。

“都站在这儿看，看啥呢？”

一个粗重的嗓音在身后响起。

老师们转过身来，望着他们的校长张士德，脸上拼凑着讨好的笑容。

“看踢球。”

老师们七嘴八舌地回答。

张士德不动声色，低低地从嗓子里哼了声：“哦。”

张士德四十多岁，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，脸上始终挂着霜，连柳小琼这个新来的城里老师也有些怵他。

孙丽平指着操场，说：“张校长，你看，学生玩球玩得多开心啊！好久没看见学生这么开心了。咱们的学生成天只知道读书写作业，难得开心地玩一玩。”

张士德一声不响，扭头向操场上望去。

张士德眉头皱了起来，“这个万毅，真不像话！”他嘟哝着说。

老师们都不吭声地望着校长。

“这个万毅，没有一点教师形象。他和学生玩闹成一片，教师的威严何在呢？”张士德颇有不快地说。

柳小球一脸惊讶。

“柳小琼，去，把万毅给我叫到办公室来。”张士德命令。

柳小琼答了声“好”，闷闷地向操场中间快步地走去。



“好球!”

万毅愉快地叫了声。话音未落,皮球被一男孩踢起,径向万毅飞来。万毅慌忙抬起自己的长腿,“咯”的一声,将皮球踢向空中。这次,球被踢得不远,但很高,比杉树林还高一截呢?孩子们不由地发出感叹:“哇,这么高!”“万老师真有力气!”“只有万老师才能踢这么高!”……

许多双小脚欢快地蹦跳着,许多双小手用力地挥舞着。皮球在他们的手上面鬼精灵般飞舞着。眼看就要抓住了,可它又轻盈地跳开,犹如一场欢快跳跃的舞剧,让孩子们小小的心儿悬挂着,紧张着,兴奋着,最后在一片遗憾声中,“咚”的一声,落在了地上。

柳小琼站在操场边,望着万毅孩童般的笑脸,不忍心传达校长的命令。

万毅在扭头的瞬间看见了柳小琼。

“小琼,来,一起玩!”

柳小琼用同事间惯有的玩笑口吻说:“玩你个头,你还有心思玩?校长有请。”

“校长找我干啥?”万毅满不在乎地说。他一拳把皮球砸向校园白灰斑驳的围墙,皮球碰落一块白石灰,又反弹回来。孩子们向皮球飞奔而去。

万毅走到操场边,拿起挂在柏树枝头上的外套,拍了拍灰,然后披在身上。

“校长找我有啥事?小琼,先给透露一点儿,好让我有点思想准备。”

柳小琼笑着说:“去领赏吧。”

“领赏?”万毅坏笑着说,“这么说,校长要表扬我喽!我没做啥

好事，有啥好表扬的？”

柳小琼捂着嘴巴偷偷地笑。

热闹的操场渐渐静了下来。随着万毅的离开，孩子们玩皮球的兴致大减。学生们三三两两快地离开了操场。

柳小琼和万毅，并排向教学楼走去。

“哎，万毅，待会儿校长骂你，你可别装蒜哟……”柳小琼调侃地说。

“校长骂我，咋可能呢？你刚才不说让我去‘领赏’吗？”万毅嘻皮笑脸地说。

万毅的目光转向柳小琼的时候，柳小琼目光正望着他发愣。柳小琼慌乱地说：“真希望，真希望校长好好熊你一顿。”

万毅微微一笑说：“想看我的笑话，真不够意思哟！”

两人一前一后，进了办公室。

张士德正脸色阴沉地坐在一把橘黄色的办公椅上抽烟，看见万毅，他把含在嘴里的烟雾深深地吐了出来。

万毅一脸堆笑：“校长，你找我？”

“嗯。”张士德用鼻声回了一句。

“啥事？”万毅抹抹脸上的汗说。

张士德又抽了一口烟，沉思了一会儿，不悦地问：“你组织学生玩球了？”

“没有，我绝对没有去组织。”万毅一脸无辜。

张士德皱了皱眉，说：“学生这么大规模地玩皮球，我看，那么多学生参与进去，明明是有人组织嘛！没有人组织，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学生参与。你还说没组织？”

“我就是没组织。我咋知道学生为啥都来玩皮球？我只知道，我和六年级的几个男生玩皮球，不知咋的，玩皮球的人越来越多，

几分钟之内，学生全来抢皮球，连一年级的小同学也跟在后面跑来跑去。我看学生玩得开心，就没忍心批评他们。咋了，学生课间玩玩皮球也不可以嘛！”万毅努力为自己辩解着。

“万老师，这样玩不行啊。”张士德肯定地说。

张士德的一张脸在烟雾中若隐若现。他说，“学生玩皮球，跑来跑去，被砖头、瓦块之类的绊倒了，咋办？磕破了皮，咋办？流血了，咋办？谁负这个责任？学生的安全重于泰山呐，你咋不懂这个道理？我说过多少次了，安全重于泰山呀！”

万毅不服气地说：“我们小时候上蹿下跳，逮鱼摸虾，也没见摔伤淹死。现在的小孩子，这个不让做，那个不让玩，难道他们是纸糊的吗？玩个皮球也能摔伤？校长，你、你也太小心了吧？”

柳小琼紧张地观察着校长的脸色，替万毅捏了把汗。她在心里默默地嘀咕：万毅，别再说了，别再顶撞校长了。

张士德半天没有说话。他将烟蒂放入大圆烟灰缸里，又慢慢地接上一支烟，抽了一口后，声调低沉而缓慢地说：“万毅呀，学生的安全有多重要，不需要我再给你讲了吧？你今年多大了？二十五岁了，是吧？工作已有五年了吧。你咋不知道，学生人身安全的重要性？要是柳小琼不知道，我还可以谅解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望了一眼柳小琼，接着说，“柳小琼到我们月亮镇支教才一年，今年九月份，才调入我们张庄小学，她不懂，是可以谅解的。而你……”张士德有点生气地说，“万毅，你不懂，就不可以谅解了。你明明知道学生乱哄哄地跑来跑去，容易出安全事故，还要带着学生这样玩，你这是明知故犯，是……”他想严厉地指出：“是在和我做对”，但又把这句严厉的话咽回去了。

万毅惊愕了。好半天，他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。他的脸立即变得通红，说：“明知故犯？校长，你、你、在给我上纲上线。我不过



陈海峰站在办公室门口，对一个大约是班长的男孩说：“叫全班同学进教室背书，快，叫他们去。”

是和学生一起玩玩，一起做做游戏，有啥呢？现在的学生还有童年吗？他们的童年除了读书，就是写作业。孩子的童年应该是五彩缤纷的，应该是在快乐中度过的。就算是我带领学生课间玩了一会，有啥错？学生不应该在课间玩一玩吗？”

陈海峰，六（3）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，走过来插话说：“没错，童年应该在玩乐中度过，但学生应该在家玩，不应该在学校里玩。寒假、暑假、周末，学生在家里怎么疯玩都行，摔伤了、流血了，家长就找不着学校。万毅，要我说，你的确不对。学生现在精贵得很，受一点伤，流一点血，家长就找学校闹，要医药费，学校哪敢让学生受一点点伤？”

万毅扭头往办公室外走去，低声哼了一句：“说到底，怕担责任。”

张士德翻了翻白眼珠，想再说道他几句，但办公室里哪里还有万毅的影子？

陈海峰笑着摇摇头，说：“这个万毅啊，真拿他没办法。”

张士德望了一眼空空的门廊，脸阴沉得像隆冬的天空。



柳小琼是去年九月份来到星光区月亮镇支教的。

父亲告诉柳小琼，到农村支教，只是权宜之计。先教一年，然后会想办法把她调回城里的。城里教师工资高，待遇好，还能开培训班，收入也多些。

于是，柳小琼就到了月亮镇，等待父亲疏通各种关系，把她调回城里。

课余时间，柳小琼常常漫步于田间小道，听不知名的小虫吟唱，摘不知名的小花插在床前的小瓶里，那满世界的绿色，让她的心滋润而快乐。哎，这里的天空，特别地蓝，蓝得纯粹，蓝得深沉；

这里的云，特别地白，白得像雪，白得像纱，轻轻柔柔的。

今年九月份，柳小琼被安排在张庄小学，任五(2)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。张庄小学被辽阔的田野包围着，几里外的几个小村庄，像绿色的大海上漂浮着的几个小岛。柳小琼常在上课的间隙，站在教室门口，倚着门框，醉心于这满目的青翠中。

农村的风光是迷人的，可农村小学教师的工作是琐碎的。一道道无形的绳索捆绑着这里的老师，还有一道道无形的绳索捆绑着这里的孩子们，不论老师，还是学生，都身不由己地做着一些事。可是，为什么呢？柳小琼不明白。

比如，禁止学生奔跑、跳跃、追逐嬉闹等，这些非常正当的活动，是小学生非常喜爱的，为什么被禁止呢？而万毅因为和学生一起玩皮球，居然受到张士德的批评，真是有点整不明白啊！

柳小琼坐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，心神不宁。万毅挨完批评，气得掉头走人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在难过，在后悔，还是在自责？

柳小琼走出办公室，朝教师寝室楼走去。

寝室楼是一幢两层小楼，楼后长着一排高大挺拔的杉树。一楼住着老教师，二楼则是单身老师的集结地。柳小琼的寝室位于二楼中间，而万毅的寝室位于二楼的最西端。

柳小琼来到二楼，张望着万毅的寝室，她的心矛盾得厉害：我想去看看万毅，可是，一个女人主动去男人的寝室，多不好意思。

柳小琼犹疑了一会，忽而想道：都什么年代了？男女同事互相关心，正常交往，有什么不得了？可是，我的心为什么跳得这样厉害？

万毅的寝室门敞开着。

柳小琼大大方方地站在门口，笑吟吟地朝里面望着。万毅正和衣躺在床上，望着头顶的粉红色蚊帐发呆。

“还是男子汉呢！一个人躲在寝室里不开心呢！”柳小琼一边

往里走，一边笑着说。

万毅一骨碌起身，慌乱地迎上来，匆匆地把笑容堆在脸上，说：“啊哟，稀客稀客！”

柳小琼笑吟吟地说：“怎么？不欢迎我来？”

万毅有些手足无措，把唯一的一把竹椅搬到柳小琼面前，说：“坐，请坐。咋不欢迎？请都请不来呢！”

“我不坐，我来参观参观你的寝室。”柳小琼一边说，一边打量着万毅的寝室。

柳小琼在心里暗暗吃惊。这是一个男人的寝室吗？简直是一个女孩的闺房。地板洁净得连一片纸屑也找不到，桌子、椅子都擦得干干净净，摆放得整整齐齐。一间不大的寝室被万毅用一个淡蓝色的布帘，隔成了两个半间。里间靠墙是一张床，乳白色的床单平平整整，大红色的被子豆腐块儿似的，规规矩矩地靠墙放着。一个绣着鸳鸯戏水的枕头放在床头，几根竹竿撑着一个粉红色的蚊帐。外间的门口，靠着窗户是一个煤气灶，一个煤气罐立在墙角处，打火灶上卧着一个褐色的陶罐。

多温馨的寝室啊！柳小琼忍不住想。

万毅真是个细心的男人。哪个女人要是嫁给这个男人，应该会幸福。柳小琼又忍不住想。

万毅歪着身子，坐在床沿边上，笑嘻嘻地望着柳小琼，说：“有何指教？”

柳小琼笑着说：“哎，我就想不明白，同样的寝室，其他单身男老师凌乱的很，怎么到了你这儿，就这么整洁、温馨呢？哎哟，像个大姑娘的房间。”

万毅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你真会夸人哟，呵呵。”

柳小琼说：“真看不出，一个男老师还这么爱干净！”

万毅低着头，轻轻地笑了。

柳小琼坐在竹椅上,说:“怎么了?挨校长的批评不开心?”

“我真不明白。”万毅说,“你干吗跑到农村来支教?农村有啥好?你觉得当一个农村小学老师很浪漫吗?”

柳小琼点点头,说:“我就是觉得农村很美,我喜欢这儿的环境。事实的确如此呀!”

“喜欢这里?”万毅笑着摇摇头。

“那个……”柳小琼迟疑着说,“我不明白,你和学生玩皮球,校长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?”

万毅重重地叹了口气说:“我也不明白,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,领导就那么在乎。怕学生摔伤?哪个小孩不是在磕磕碰碰中长大的?我也不明白,现在的家长是怎么了,孩子受一点伤,就来找学校,一点儿不厚道。真不知道该怨谁,该怪谁?”

这样的话题太沉重了,柳小琼一时答不上来。

“你得罪了校长,你不怕吗?”半晌,柳小琼问。

万毅苦笑一声,说:“我早就得罪他了。”

“怎么会?我觉得你这个人蛮好。”柳小琼不相信。

万毅有些不好意思,说:“我这个人……哎……咋说呢?不说这个了。哦,对了,你教五(2)班的语文,还顺手吧?待在这个学校还适应吧?”

柳小琼想了想说:“我觉得我在认认真真地教学生,学生挺喜欢我,只是不知道能不能考出好成绩。”

万毅赞赏地望着柳小琼,说:“学生喜欢的老师一定是好老师。我相信你,不会考差的。”

第二章 尴尬的考试



五(2)班的语文考试,在整个年级属倒数第一。

柳小琼知道这个消息时,正在统计六(3)班语文综合指数。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,不由地停止了计算,愣愣地坐在办公桌上。这个时候,她同时也想到了万毅与她那天在宿舍中的对话,这么糟糕的成绩,要是万毅知道了,多难为情呀!

五年级语文考试综合结果出来后,老师们就围上去,七嘴八舌地议论哪个老师有能力,哪个班考得不好。柳小琼没这个心情凑上去,但从她们的嘴里,她知道了自己的班没考好,结果糟透了。年级倒数第一,真丢人哪!

五年级一共有四个班,柳小琼无法接受自己在四个班中连个中游也没占上的事实。

柳小琼将身子缩在一摞高高的作业本后面,生怕别人看见自己的一张落魄的脸。她很想装作不在乎的样子,可很难办到。她暗自伤神,揉揉自己发烫的脸,低声对自己说:“不要在乎,不要在乎,肯定有人会捂着嘴巴偷偷地笑,谁愿意笑,就让谁笑去吧!”

这次考试说起来并不重要,既不关乎学生的命运,也不关乎老师的命运。考试前张士德就说了,期中考试只是一个加油站。大家没必要在乎这次考试。

可是,一股无形的压力仍然压在老师们的头顶上。老师们表